論語詳解

郝敬

先進第十一○前篇記孔子之事此篇多記諸弟子之事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進猶升也古今人物先一輩升後一輩進故皆稱進士爲先輩先後非指一代以虞夏視商周商周爲後進虞夏爲先進以夏商視周周爲後進夏商爲先進由春秋之季視文武春秋爲後進文武爲先進凡先

者始之後者終之始常任質終乃多文天運人事大抵然也野人山林草莽之氣君子學士縉紳之風凡習尚浮靡變自朝廷國都其山林草莽朴實之意常不變也聖人尊昭代為當世君相回護故稱後進為君子稱先進為野人有思文武惜夏商反本崇儉之志故曰吾從先進而語意縕藉圓融可思朱註以先進四句為俗語非也用之隨所用也禮樂不可斯須去身非獨為世用也

子曰從去聲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

子亡

按史夫子厄于陳蔡間魯哀公四年也哀公十一年自衛反魯則年已六十有八矣思從行諸賢在反魯後諸賢生死升沈散之四方故感而發歎蓋夫子志存經世而遭世昏亂仕魯不終過宋伐樹之衛不用適楚逢患四科之徒未嘗離起居闕弦誦不以師道窮而曰劣已之進不以身之私而遯去終日温温孜孜提攜負荷從其行止如手足羽翼然固聖德孚化聯屬之亦諸賢蘭臭斷金足以仰對之也當時在陳非止十人如曾子子張子羔原思公西華輩皆不在

記者据從行中最著者分爲四科一以見夫子之歎非私情一以見聖門多才道不行未終窮也德行者涵養純粹眞知允蹈所謂默而成之躬行君子者也言語者議論辨博應對詳明所謂使于四方能專對者也政事者識見明通材猷練達可使從政者也外見曰文積中曰學博物洽聞多學而識之者也四科雖不無品第而意不主優劣惟以見聖人處困而英才濟濟雖憂患何傷昔周室多才亦不過十人生逢明主拓八百之基夫子尼山布衣尋常行處左右十哲而竟厄于道路饑餓不免故曰治亂運也窮達命

也貴賤時也范祖禹云夫子之門人顏淵伯牛可爲輔相仲弓可爲諸侯宰我子貢可使四方冉有可治兵賦子路可爲將帥子游子夏可立制度而厄于陳蔡天也信哉

陳國詳第五篇○蔡國姬姓侯爵始封文王第五子叔度監殷以叛廢其子胡賢而成王復封之是爲蔡仲今河南汝寧府上蔡縣西南十里故蔡城後滅于楚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悅

教本助人人有問難則教者發揮愈新助人還以自

助凡問生于思愼思審問是爲善學故聖人每以好問望諸子於能問者曰助我恐其以不達爲恥以嚴爲諱也於心悅者曰非助我恐人以悅爲能强效之不問也此章上一句似爲問者周旋下一句嘉予顏子悅謂渙然冰釋怡然理順也如篇中兩大問一問爲仁告以克復一問爲邦告以因革一日克復天下歸仁大是希奇語顏子一聞直請其目四代禮樂損益止數事大是闊略語顏子一聞不復再論他日惟服夫子循循善誘若在諸子豈無疑難道體變動學者胸中未免凝滯轉相辯駁則聖心感觸愈覺森發

顏子通融，聞一知十，無所不悅。聖心亦寂然不動，無復有所發揮矣，又何助之有？然曾子稱顏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夫悟道既如此其神，而望道又如彼其虛。惟明故虛，惟虛故明。胸中虛靈洞達，外貌終日如愚。孟子稱舜無異於深山野人，聞善若決江河，便是此景象。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傳稱閔子騫早喪母，其父繼娶，生二子。天寒，繼母以蘆花衣子騫。父覺，欲出其妻。子騫泣云：「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父遂止。母竟感化為慈母。故閔子之孝

母昆弟。無間言難也。在恒情。父母兄弟親而外人疏
內言私而外言公。在閔子騫外有公論。而父母昆弟
或未免間言。至于父母昆弟感格。而內外交孚矣。孝
哉閔子騫。卽述外人稱之之言。有異同曰間。外人稱
其孝。父母兄弟亦稱其孝。是不間也。昆同也。同父曰
昆。古者昏姻異姓皆稱兄弟。儀禮云。從兄弟曰昆弟。
小功以下曰兄弟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大雅抑之詩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
爲也。南容于此詩再三反復。復者。往來胸臆間。所謂

拳拳服膺于言語之際兢兢非徒誦之而已此其人敦厚周慎視履元吉是能保身宜家者故妻之以兄之子

恒情放言謂不行但言何妨不知言便是行故戲言出于思也惟口興戎惟口取羞此其顯者夫氣為神輔口為心竅不塞其竅不持其輔則心神散越易云吉人之辭寡故訒言有五美可操心可養氣可制行可寡尤可成謀多言反是故聖人于慎言諄諄爾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問與哀公同對有詳畧者告臣與告君異也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顏路顏淵之父棺外護木障土曰椁顏子死家貧有棺無椁故其父請夫子之車賣以買椁也才不才就一人較以父視之同爲子不以才不才異也夫子爲大夫而貧與回等葬子亦無椁使其車可賣卽宜賣以葬鯉苟吝於人之子也其亦吝于己之子乎秪緣家貧厚葬爲不可耳況賣車則徒行矣大夫乘軒徒

行非禮也夫子嘗爲魯司寇從後謙辭猶言備員也王制云命服命車不粥于市粥車非禮也粥車葬父母猶可粥車葬子與葬門人不可或疑賻舊館人之喪可解驂顏子葬賻車不可乎曰賻人之葬禮也家貧求賻厚葬非禮也君子安貧至死不二生貧而死求富與生無臣而死爲有臣行詐欺天等也聖人自待待子待門人禮同也禮所貴厚非儀若與親親葬亦稱家竭力而葬子可知矣死者所須一抔之土七尺之木一襲之衣此外皆浮文虛費葬者藏也斂手足形骨肉歸于土皆得爲藏夫子自謂不得大葬亦

不至死於道路得所而已得所即爲厚生而簞食瓢飲死而有棺無槨行子之言顏路愛回與夫子愛鯉不同厚乎說者疑有棺無槨墨道也夫墨道所以得罪于君子爲其親喪無服非爲有棺無槨也儒墨子不爲宋大夫家貧其子與門人死而薄葬君子豈非之後世以墨道爲薄以破產厚葬爲儒行總之不達于禮耳

顏路顏淵父名无繇少孔子六歲家世爲魯大夫孔子始教于闕里而顏路始受學焉娶齊姜氏女生回少孔子三十歲家語云回年二十九髮白三十二而

卒○鯉夫子子字伯魚夫子年十九娶宋幵官氏女一歲生伯魚適魯昭公賜之鯉夫子榮君賜因以名旣長哀公以幣召稱疾不往年五十卒○按夫子年十九生伯魚伯魚年五十卒則卒時夫子年已七十顏子少孔子三十歲三十二而卒則卒時夫子年六十有二伯魚宜尚在今言鯉死先回則是回年不止三十二家語謬也夫子厄於陳蔡年已六十有三顏子尚從行其後夫子使子貢至楚楚昭王欲以書社地封夫子令尹子西沮之云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則是回尚未死也故司馬遷作弟子列傳第云

回蚤卒不定何年闕疑也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噫聞訃驚歎聲喪亡也顏子才德幾入聖域用行舍藏與夫子同道進則相與興唐虞三代之業退則相與成開來繼往之功顏子死夫子之望孤聖人以道爲嗣以學爲命顏子死聖學絕故曰天喪予

按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予亡曰喪斷曰祝天生聖人創生文武之才爲輔道以仁爲命脉以勇爲羽翼仁者死命脉亡勇者死羽翼斷觀篇中夫子與顏淵語道德精微眞聖人之腹心也觀子

路與夫子語慷慨壯烈眞聖人之干城也皆先夫子
死故夫子哭之同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
爲去聲慟而誰爲去聲
慟哀甚也子慟矣者尉之使節也有慟乎者所謂不
識不知也爲夫人慟者所謂順帝之則也當慟而慟
慟不爲過聖人無意必固我此亦可會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
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門人夫子門人顏子之友也君子素位而行生死不

二顔子生樂貧死厚葬不如曾子易簀之爲安夫子所以傷之父子之云答顔路也視予猶父如有役則趨有難則赴之類不得視猶子言彼父爲主不得如葬鯉得宜也我非不言二三子不聽又以責門人也或曰子與門人無以異乎曰繼體則有異傳道則不異聖人以道爲嗣喪子絕繼喪道亦絕繼故曰天喪予若泛然者自與子異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鬼歸也神伸也鬼神猶言屈伸也死澌也如冰釋澌

然也子路問事鬼神遺人事也事人謂事君事親事長之類問死輕生也未知生生有知也焉知死死無知也人心良能曰能能忠君能孝親則能享上帝祀祖考格百神人心良知曰知知生而視聽言動虛靈惺則死而魂升魄降空明寂寂蓋人心即鬼神鬼神即無形之人人即有形之鬼神理本無二也生死總由大虛生從虛來死還虛去道可反觀也勇者不畏人而畏鬼神勇者不重生而重死此皆不用其心於其所當用而用其心於所不必用即不知為知不能闕如之病夫子言事人以止其事鬼之念言知生以

斷其知死之惑士惟忠敬孝慈無忝人倫何必馳心於荒蕩所謂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也惟務正心脩身不負此生何必探索于幽冥所謂夭壽不貳脩身以俟之也或謂教之事人以事鬼教之知生以知死非聖人之意

鬼神是大虛之靈百物之精精靈之至者惟人人為鬼神之會人道盡而天地弗能違則鬼神效其靈矣世俗禱賽神祇必恭敬止家有二尊神祇之至者而或不能善事子疾病子路請禱而乃行詐以欺天王孫賈招權市寵獲罪于天而教人以媚竈五霸不行

仁義而歃血詛盟季氏無父無君而旅於泰山臧孫辰不仁不智而美室藏蔡佛氏毀形滅倫六親為寃天地為假而妄言福果凡此之類皆未能事人而求事鬼者也真知通乎晝夜齊乎生死生而清通無礙死亦清通無礙即便知生知死但向解處求知知即成迷生死隔礙秖為識情障蔽道書云若有厭生死心有超生死心名為妖不名為道故知者無知而無不知人身塊然血肉含聰明靈爽比死血肉如故而靈爽安之故生則知為窠臼死則知還虛空虛空化人如海水入瓶人還虛空如瓶水歸海大虛光明

始聚火人在大虛如列炬分合聚散遂成生死大虛本無生死形氣自爲聚散氣聚則生氣散則死形在則生形毀則死神凝則生神離則死淸明則生昏憒則死脩身立命則生履危行險則死往來存亡一反觀而可知易云原始反終此之謂也今人終日醉夢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而云脩因證果成佛生天皆所謂不知生而知死者也聖教以立人厚生爲本二氏專言鬼言死趨向死則世道滅趨向鬼則人事荒是以聖人不語也或問二氏言死後有知如何曰生未知所從來死焉知所從去原始反終歸于虛無

虛無何知何不知之有昔向子平謂已知貴不如賤富不如貧但不知死何如生顏子屢空知生知死也子路死難知死不知生也顏路請車門人厚葬不知生又不知死也即記者相承之意

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三子侍側非必默坐其言語氣象各自不同而皆有相樂之意閔子言語中倫氣象和易曰誾誾如子路言語直遂氣象勇往曰行行如冉有子貢言語辯博氣象鼓舞曰侃侃如閔子高尚不仕敦行孝友中和

之士也誾誾可知子路聞善必行聞過則喜果行之士也行行可知冉有多藝子貢通達適時利用之士也侃侃可知三者不同而皆師弟朋友志同道合樂意相關誾誾侃侃樂也行行亦樂也誾誾侃侃賢也行行亦賢也誾誾侃侃本夫子處僚友氣象二子各得其似行行亦勇者悅樂之容舊註訓剛强以子路爲劣非也剛强是勇者本色行行是勇者之誾誾侃侃猶北鄙殺伐是勇者之樂音未可單作剛强解有偕樂之情而少退讓之意云耳解者因并侃侃亦訓剛直尤非矣詳鄉黨篇子樂不言始者祇爲若由也

一點憂心不成誾誾侃侃末句緊接樂字羣賢濟濟
聖心亦樂恰似念由也不得其死然者而憂苦併集
惟有此樂故不忘此憂聖心隱事被記者一齊探出
蓋士君子立德貴剛所以克己容貌辭氣戒剛不可
以涉世故曰色思溫貌思恭詩云溫溫恭人惟德之
基堯舜溫恭夫子溫良有道之容睟然盎然況師友
羣居而未捽其暴厲之習儻臨事拂意必至賈勇輕
生念此故樂不解憂老氏云剛強者死之徒此不待
聖人知惟羣居聚樂而默識他日憂患所以爲先覺
也若于勇者過當處理會誰不知之如以行行但作

剛强解豈有師友羣居相樂子路一人獨悻悻怒色者如此則夫子何樂且何待夫子乃知不得其死也不得其死猶言不得死所孔悝之難可以無死君子雖不苟生尤不苟死故曰守死善道不得其道而死死尤可惜詩云旣明且哲以保其身君子之中庸也或云子樂之樂當作曰非也若由也句夫子心口自語非對三子言也

魯哀公二年衛靈公卒衛輒立晉人納亡世子蒯聵于戚哀公五年衛孔悝爲政其母孔姬蒯聵之姊也其父孔圉蚤死孔姬通于其豎渾良夫蒯聵因之請

於孔姬脅悝與盟劫以登臺時子路子羔俱仕爲孔氏宰子羔聞亂出子路排門入蒯聵使人以戈擊之斷纓子路結纓曰君子死不免冠遂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衛人殺子路醢之孔子聞之令左右覆醢曰吾何忍食此

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去聲

長府府名藏貨財之室也爲改作也仍因也貫者久習之名爾雅云貫事也初魯昭公與郈昭伯謀伐季氏公居長府事不克公奔晉薨于乾侯今改作者季

氏根其爲昭公發難之地以爲不祥議變置也與作煬宮溝墓道意同託言締藏壞重新之而閔子若爲不知也者微言諷之長府不過藏貨耳其舊貫可仍非頹敗不蔽風雨非慢藏誨盜賊也欲改作之必自有說如之何何必者究詰之辭而從容簡當不激不隨可使聞者屈服應者結舌所以謂之不言言必有中也不言者不苟言也中者中事理中小人之肺肝也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君子無故不去琴瑟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音夫子病之然非徒為瑟耳凡音由心生心不和平則形於言貌有率爾不讓行行野喭之習見於行事有父兄不稟命浮海喜從之偏病源一也所以砭之由之瑟謂由自己之瑟也何乃作于丘之門外之之辭道不同之意也門人夫子門人子路之友疑夫子屏子路于門牆之外故輕之堂室因門而言自門升堂自堂入室室諭精微堂喻高明也聖人以中和禮樂為教而子路學未變其習無從容縝密之思然其英偉特達亦非儕俗可比如聞善必行縕袍不恥車馬輕

裘共敝見南子公山不悅其卓越亦可知故曰升堂矣如以正名為迂讀書非學食輒之粟死孔悝之難皆緣義理未精涵養未深故曰未入于室也聖意重升堂以解奚為丘門之譏客至升堂多入室少也○樂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是故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又曰粗厲猛起之音作而民剛毅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故夫子言由之瑟者言由之心也古人鼓瑟則歌瑟既如此歌亦可知以殺伐為瑟猶上章以行行為樂也○家語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子

聞之謂冉有曰爾奚不謂由先王之制音也中聲以爲節流入于南不歸于北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舜造南風之聲興也勃焉紂爲北鄙之聲亡也忽焉由無意乎先王之制而有北鄙之聲豈能保其七尺之軀哉冉有以告子路自悔不食七日而骨立子曰由能改過矣○按聲音與心氣符此理易渝夫子借鼓瑟戒子路暴厲非獨爲聲音耳至書傳稱夫子學琴見文王曾子聞夫子鼓琴疑貪狼師曠歌南風知楚敗鍾子期聽伯牙鼓琴知山水蔡邕聞鄰人琴聲知殺心之類多好異者緣飾而術家競奇定謂

聲音知禍福伶倫死後世無知音專以聲律度數求樂遂謂樂經亡過也○世本云庖羲氏始作瑟瑟者潔也精潔其心淳一於行也白虎通云瑟者閑也所以懲忿窒慾正人之德也大者長七八尺或五十絃或四十五絃後世瑟或二十五絃或十九絃○古者宮室負陰抱陽前堂後室天子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堂為陽左右通達以兩楹中為尊室主陰由堂入以西為尊堂淺室深堂直室曲室戶當東南隅為窔進東北隅為宧(夷)過西北隅為屋漏轉西南隅為奧奧深處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

聖人之教不過人倫日用尋常言語躬行之間行不著習不察則爲不及舍此求高遠隱怪則爲過二者以常情論過爲優不及爲劣以道論其失均也子貢問師商本意不足在商及聞夫子過不及之說益信師爲愈矣愈猶勝也夫子折之謂兩病一般子張能斂其堂堂之習子夏能恢其近小之見皆可進道不然則皆與道違子張氣象揮霍如問楚子文齊陳文子忠淸問達問行學干祿曾子謂其難與爲仁其過

可知子夏氣象局謹始教門人小子灑掃應對夫子儆其爲小人儒勿見小欲速其不及可知至論交二子相質尤明過不及皆緣氣質用事指其病處而解者往往贅入乘字中者天命人性變化不測之神周流六虛不可爲典要若但于過不及之間摸擬則中亦粗淺矣中之至者過亦中不及亦中孰定過不及之間求中便是子莫始大舜兩端乃用中始顔子末由乃擇中中者權也商師品在共學適道之境尚未可與立焉可與權訓詁鹵莽不察詳見書洪範禮記中庸等篇

自常情觀子張定高于子夏夫子亦謂師也過過者
實過不及者實不及名實不可相混聖人恐增狂者
之蕩阻愿者之進欲使過者退不及者奮故曰猶不
及如由也兼人退之求也退進之云爾其實冉子輸
子路一籌如狂者進取次于中行狷者不為又次于
狂不可相掩篇中凡與子張言較遠大豈非狂者可
進取乎既定二子之品始識聖人陶冶之工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
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周公功德巍巍為天子叔父位元宰僅受魯百里之

封且與卿大夫士庶人共之分田制祿公私有定數君十卿卿三大夫大夫倍士士倍庶人曾非周公一人有也自三桓專政作中軍三分公室三桓各一季氏盡征之仲孫取大半叔孫取半而以餘歸公昭公以後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取二仲叔各一盡征之而歸稍于公則是周公之分土盡以塡權臣之溪壑記者所以謂季氏之富過於周公也其貪婪盈溢得罪祖宗擽上奪下之惡又何可言冉求以聖人之徒爲之宰已非矣苟能匡救其惡亦君子濟世之權而乃益爲苟且之法作田賦厚歛以助其貪黷負多

藝之養政事之才不用之征而以黨惡故夫子謂其
非吾徒者甚言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也小子衆門人
也鳴鼓聲其罪也攻驅斥也遠惡除害之意蓋季氏
之專魯久矣季氏不悔罪則魯終不可爲夫子未嘗
一日忘周公而時勢未可乘故女樂一去栖栖于外
十有餘年比反而嘆吾衰其意可知矣二三子狃于
世卿之爲古而策仕權門仲弓爲宰夫子以南面諷
之子路欲隳三都不濟而被讒去又使子羔夫子止
之惟冉求末年爲宰黨惡害民夫子所以痛絕之也
○魯哀公十一年季康子爲政用田賦冉有之謀也

康子使冉有訪于仲尼仲尼不對私于冉有曰求來汝不聞乎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布而議其老幼於是乎鰥寡疾有軍旅之出則征之無則已之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先王以為足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籍在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季氏卒用田賦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岸

此夫子評論四子之語士鮮中行善變存乎學子羔曾子子張子路皆名賢也而其質各有所偏悟道貴

明明不足曰愚行道貴敏敏不足曰魯精神貴斂不斂則辟辟闢同開張也涵養貴純不純則喭喭諺同麤俗也子羔仁厚有餘明睿不足故愚曾子篤實有餘穎發不足故魯子張堂堂盛自設施務開闊而少翕聚子路行行率爾直前乏禮讓而近麤俗非聖人不能攻三子之瑕非三子善變何以成爲名賢乎

愚魯似不及辟喭似太過然學道從朴實入者深從才氣英華合者淺故程伯淳謂曾子竟以魯得陸子靜謂柴參皆夫子所最屬意而柴早卒傳道竟屬曾子惟其魯而篤志力行深造所以自得魯者堅久不

耐久則中止故曾者終有所得苟不學亦終魯耳非謂學道必貴愚曾也不然七十子中好學何以定歸知十之顏子不歸三省之曾子乎故曰易簡之謂至德勉强之謂困學及其成功一而本來殊李白云古來萬事貴天生亦名言也

高柴字子羔一作子高或作皐孔子弟子少孔子三十歲齊人或云衞人貌陋身長不盈五尺家語稱其足不履影啟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孔悝之難走不踰缺出不遂實子路使之仕而曰何必讀書蓋近仁而少文者所以謂愚

魯鹵通地不生物曰鹵大肴亦曰鹵遮蔽不入之意
喭諺同俗語也通作唁弔喪曰唁喪言不文也何註
作畔喭疏作吺喭俗云吺喭無情亦暴厲之狀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虛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
中去聲
此章卽二子貧富借喻二子心體道以虛爲體顏子
克己四勿不遷不貳漸與虛合庶近也屢每也空虛
也其庶乎屢者皆未盡之辭非絕無而亦非常有也
回之心殆猶回之室幾于無物可謂君子不多者矣
多莫如賜未能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以人貪天所謂

不受命也賜之學亦猶賜之富于財也貨財也殖生也億多識也有時乎億度則亦屢中焉如文章本卽性天賜以爲可聞又以爲不可聞似而非也一貫非學識賜以爲是又以爲非非而亦似也是謂之屢中億則不空雖中偶爾不及若無無若虛者自然明覺也

○屢空卽曾子所稱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莊周云心齋坐忘之類夫子亦自謂空空無可無不可絕四之類皆空也空者大虛之名唯道集虛天地聖人所以神惟其無思無爲也易卦坎爲險陷惟其滿也離爲文明惟其虛也滿則露虛則藏聖人退藏于密

此也儒者嫌空似佛語不知夫子語空時佛氏安在盜竊主人財主人不敢取所謂割聖道奉二氏者也若作貧解貧何足盡道子路原思非不貧夫子不知其仁奈何貧足以目顏子乎其庶乎屢空作一句讀命者於穆之神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無言默識乃爲受命易云不耕穫未富也禮云積而能散是賜所短告往知來聞一知二何異貨殖猶後世智囊書麓之譬聖言緼藉解者直遂所以不達億意度也屢中偶合也不以虛合而以億測多一意見增一障蔽所以不能清虛脫然終爲貨殖之家而已舊註据史

貨殖傳謂子貢爲賈人與馬醫販脂賣漿輩同司馬遷之謬何足据乎○古本通前柴也下爲一章亦可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善人詳第七篇夫子屢思善人故子張以問善吉也良也不失於理爲吉不害於物爲良人之恒性也易曰繼之者善故孟子以善名性成于人而未離于天純乎天而未履諸事所謂善人也信人也須透過信一關善方實有諸已至于美大聖神則踐迹入室矣迹者學問之階前人已行之模室者美大聖神至處不踐跡自能入室者聖人也踐跡入于室者君子也

不踐跡亦不入於室者善人也蓋得於天者未漓故不踐跡而暗合有諸己者未實故望入室而尚遠顏子未博約以前亦是不踐跡竭才以後乃入於室

子曰論篤是與平聲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古本通上爲一章皆告子張語善本人性之良不可以聲音笑貌爲也子張堂堂夫子憂其以色莊論篤爲善也篤即善有諸己所謂信也是指善也與疑辭眞知允蹈方稱篤信若但言論質直遂擬爲善彼浮華之人往往爲忠信之譚焉知此論篤者其慥慥躬行之君子乎抑貌取行違爲色莊者乎莊嚴重也即

屬意凡詐為忠信之言者必飾為莊嚴之色不踐不入純乎天者也論篤色莊純乎人者也諺云假金方用眞金鍍若是眞金不鍍金卽善人色莊之喻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聞善力行自是佳事但聞之卽行亦無此理子曰多聞擇善闕殆愼行行貴精詳不在浮囂襲取也子路率爾而問行故夫子舉父兄以鎮其躁然獨為子路

言耳在學者惟患不行果行若子路不常有如冉子自畫而與之言此則反益其惰矣故問同而夫子於冉子特慫慂之此教學者力行常法夫子詳以語公西華亦申儆由求恐前言未達也有父兄在言當稟命勿徑情也退者不前也兼人加人一倍也此與論師商過不及意同

二子問同而皆不言所聞何事聞莫若聖教子路問強夫子教以無道至死不變對夫子言志車馬輕裘與朋友共敝此皆可行者也然親在不許友以死親在人子不敢專財如此之類可不稟命乎冉有聞顏

子不改其樂則當悅子之道而不當自畫聞夫子止田賦救季氏旅泰山則當亟盡人臣之義而不當自諉如此之類又可不亟行乎善行不同有父兄得主者亦有父兄不得主者子路好勇子曰君子義以為上此何必問父兄冉有予朋友母之粟五秉有父兄在亦不可直行非謂君子正心脩身皆須稟命父兄也聖教兩端言無典要記曰言非一端而已各有所合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汝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從古無苟死之聖賢惟比干死于諫亦是平身當世
若非微子箕子存比干亦可無死夫子平生處多難
從容委蛇物莫能傷此則用安身立命之極也慷慨
殺身非中庸之教畏戒也畏匡事詳第九篇匡人之
圍既解夫子出而顏子相失在後夫子憂其遇患也
及至見而喜顏子雖後知夫子必生故應之如此喜
其生而疑其死者諒回不難于死也爲子在而不敢
死非爲辟患而每生也欲死而不苟死全生而非偷
生聖賢處生死之際不傷勇不改常既從容又勇決
于云惟我與爾此足證矣如由求輩勇怯過當進退

失中。故記此于由求之閒。韓退之以敢死作敢先。非也。死字有深味。朱註引胡氏一種迂闊之論。云夫子若死。顏子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復讐。甚爲無稽。聖人若死賊手。何足爲聖人。夫子方自信斯文在茲。匡人無如予何。而世儒却擬匡人殺夫子。是何等猥瑣之見。春秋無天子。何得有方伯。此顏子閉戶深巷所不願見者。今年爲匡人作亂。從顏子請興師。明年又爲衛輒拒父。聽孔子告往討。是必仲尼顏子爲天子方伯乃可。此等議論。眞同畫餅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爲異之

問曾晳由與求之問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曾自季孫行父專政季孫意如逐昭公客死于外季氏益橫子然無忌如之子也習見其父所爲陰蓄無君之志季路冉有以政事名賢爲其家臣不能匡救而又不能去人臣大體已壞矣子然擬二子爲大臣聽就夫子謀夫子所以推而遠之云異之問者謂臣大則其人必非常也曾猶乃也輕之之辭時二子已爲家臣故輕之有國之謂君君有公卿大夫則爲大臣

有家之謂主家有家宰有司則爲陪臣陪臣卽具臣也言備臣數而已子然妄以家比國以臣子比君父以陪臣比公臣其逆志已形于言矣故夫子隨問隨折子然所謂大臣以爵言夫子所謂大臣以道言也道卽孟子謂大人格君心之非仁義中正是也得道小官亦大臣也失道公卿亦具臣也不可則止道不合則致爲臣而去也夫子嘗許二子從政爲邦有大臣之畧特以失身季氏自爲具臣賤其自處之然則從之一語其悉縱尤顯然彼所慮者惟二子二子旣非大臣則奔走指揮將惟己所欲爲矣夫二子從季

氏事誠有之如伐顓臾旅太山用田賦之類而已及乎背天常滅人紀如弑君弑父二子素聞君子之教可保必不從夫旣不從而以彼其才協力討賊報君父之讐則季氏不足圖矣夫子立譚數語使奸權孽肘二子大節亦自凜然聖言居常如和風甘雨此章言如烈日秋霜蓋子然驕亢鄙夫以二子從聖人遊私吐肝膈柳下惠謂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得陳夫子之前夫子若將浼已小示含容必至長惡故法言正之以鈇鉞也嗟夫季氏四世無君矣夫子以女樂去魯十年不歸至欲浮海居夷二三子事季氏者輒

非之若夫子之於季氏有不與共國共天下之志天未欲與復周公使齊志以沒千載無知者聖人亦自不易知也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費季氏私邑其家臣陽虎侯犯公山弗狃之徒屢據以叛時子路仕季氏因舉子羔為費宰賴其忠厚質直以安反側然以子路之果毅不能折衝費郈未墮而怨言已及又使其友褰裳從已有胥溺耳夫子難於直斥而賊之一言隱然謂事此無君之人無益又

害之也子路不達疑夫子畱子羔學不肯使仕蓋柴愚參魯夫子所甚屬意顏子如愚而下近仁莫如柴雖參猶後之夫子誠欲子羔學而子路遂以仕即學謂學學所未能讀書學糟粕不若仕有見在之民人學治民學愛衆有見在之社稷學守土學養人仁愛加于百姓誠敬通于鬼神即學之實地也章句文字學之枝葉也何必隱居家食閉戶讀書乃謂爲學乎子路之對甚率爾其辭甚便給伸已之是而夫子不欲使子羔之意終未達蔽將使學者廢學而其言似有理易惑人天下事率多誤于此故君子惡佞恐其

亂義也。宋王安石詆廷臣不讀書。對者云。皐夔稷契所讀何書。當時以對者言爲是。即子路之意。蓋洪荒以前無書。自文字興。而天下義理歸文字。羲皇畫卦堯舜作典。古聖心思所寄。舍書何由見古人。夫子考正六籍。教人博學於文。自謂好古敏求。孟子謂誦其詩讀其書。尚友古人。聖賢未嘗一日廢書也。子路使子羔。初意未及此。倉卒杜撰口給。犯夫子而其心欺實未嘗不識讀書之爲學也。故夫子斥其佞。他日以正名爲迂。亦犯夫子而實不知。故夫子教以闕如。禮事師勿犯勿隱。隱即欺。佞人多欺。子路行詐欺天。牽

爾之弊遂至於此所以惡之聖言約而意嚴而婉其
宰費不可之故解者竟不理會註或引左傳鄭子皮
使尹何爲邑曰使夫往而學焉子產比于未能操刀
使割引以解此章之意非也子羔非年少未嘗學者
檀弓云成人有兄死不爲衰者聞子羔將爲成宰乃
衰是能秉禮使人畏服者也葬妻傷人禾申詳請償
之子羔曰吾爲邑長於斯買道而葬後難繼也此諳
練明達識治體者也子蒲卒哭者呼滅子羔聞之曰
若是野哉哭者改之此周於節目者也孔悝之亂不
輕犯難走不踰缺出不逐竇其識量過子路甚遠豈

年少不學。如尹何之比乎。初子路未從夫子時。佩豚戴雞。見儒者誦讀則捉雞鳴豚侮之。夫子設禮誘之。乃儒服從學。何必讀書。自是習氣。益見學不可已也。夫子不欲子羔爲季氏宰。實欲爲學後亦竟不聞子羔宰費。費蓋聞夫子言中止也。其宰成又何也。成孟氏邑。三桓之惡不在孟氏。孟氏猶多賢子弟。雖宰成亦非夫子使也

費詳第六篇〇社稷詳第三篇。社五土之神。稷五穀之神。土生穀養民。無土不立。無穀不養。皆爲民祈福禦災而祀也。祭法云。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

能植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登平九州故祀以爲社王者建邦于中門外右設大社配以稷諸侯設國社亦配以稷王又自立社曰王社諸侯自立社曰侯社又于廟門屏之閒設勝國之社稷各有壇壝春祈秋報祭用甲日牲用大牢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閒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

哂(矧)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點爾何如鼓瑟希鏗(坑)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夷)風乎舞雩(于)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三子者出曾晳後曾晳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唯赤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

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

道在天地間非畫餅是民物之實際也夫子本中庸立教羣賢共學莫不以斯世斯民爲分內故夫子有知爾之問而三子有爲邦之對也曾皙承問已有達志若謂夫子衰年莫用師友樂道羣居何必舍見在而遠計未來之事功及三子以兵食禮樂對皙愈覺支離故援瑟而鼓再問後起辭讓而對不過眼前時景壽常山林隱居隨分自足夫子亦爽然覺助我者故喟然嘆也曾皙胸中竟不滿三子故徐探夫子之

意而夫子仍與三子爲志夫旣爲志何獨哂由非哂其志也聖言未終問未及率爾徑質侍于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禮於長者問辭而後對子路言語造次氣象激昂所謂喭而野不讓蔑禮故哂之非哂其爲邦也如以爲邦則求言亦邦也豈獨千乘爲邦而五六七十里遂非邦乎赤言宗廟會同亦諸侯也豈願爲小相而又別有大相乎旣不哂二子爲邦則哂由非以爲邦明矣蓋士君子平居言語氣象和順從容則臨事施爲自有次第由之才固不可及而由之習不可有求赤才雖不由而無其率爾點之才未

嘗不如三子而器識過之點窮而樂善三子達而兼善夫子無可無不可故皆在所與也夫子若天空海闊三子如鳥飛魚躍曾晳如魚鳥之不掛網羅不受樊籠者耳要皆不出夫子範圍內也

四子序齒點當次對以其鼓瑟聖問後及師友接膺論心而點藐如罔聞狂士之態也古人鼓瑟當歌若言不遜心點意[illegible]欲放歌其豪也如此遇尋常師友便當獲罪聖人顧亟稱之所以大也點謂世無所需我我何需於世聽三子功名之言逆耳鼓瑟有巢父之意季武子死倚戶歌大似原壤茍無聖人陶鑄便

流爲嵇康阮籍故曰吾黨之狂士不知所以裁之此也莫春數語非爲流連光景眞見得君子素位一種道理春風詠浴與顏子陋巷簞瓢意思不殊此際謂無一物可謂萬物皆備亦可上下一貫顯微無間之理形容酷似但顏子實詣曾皙虛見胸中客氣未融事理未化若融化不作此見不與三子爭同異矣蘇轍謂點之狂不可施于用宜與童冠詠浴忘老而已雖未盡是頗中其癖

聖人每與二三子言志何也學者無志如草木無根不可植也志者心所願爲而不得誘之使言則反求

而得其向往之路也一日長謂年有一日之長猶吾衰之意毋無通以用也自言己年老不見用以壯行望諸子也子路年長先對亦宜待聖言畢問由爾何如然後起顧望三子然後對是禮讓也由不能然故記率爾兩字爲下文哂之張本千乘公侯大國所謂百里之命重任也又攝持於大國之間如春秋魯衞於晉楚也因仍也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言國用匱乏之也比猶待也三年三載考績也可使可以教化使也有勇不避難也且知方又知親上死長之義非徒勇也方猶義也春秋傳愛子者必教以義方或云

韜畧戰陣之方也哂微笑也方四方也六七十里次國也五六十里小國也足民養使富也禮樂教使中和也俟君子讓能也非曰能之亦讓也指禮樂願學卽志也宗廟之事諸侯祭祀之禮春禘夏禴秋嘗冬蒸也會同諸侯見天子之禮周禮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見者無常期以事來見也衆見者諸侯如期同至也端玄端禮衣色玄而制方曰玄端章甫禮冠制亞弁冕禮大夫以上冕士弁諸侯相見贊禮者曰相主相曰擯賓相曰介上擯上介卿爲之承擯紹擯中介末介大夫士爲之小相謂大夫士言小亦讓也瑟

似琴而多弦希歇手也鏗爾餘音也作起立也詳記禮讓之容以別于率爾者也撰選通算也書盤庚云世選爾勞詩云選徒囂囂皆計算也又俗謂本無而創造曰撰譏諷三子之辭云異乎三子之撰亦謂異乎夫子之問云爾三子言志點獨鼓瑟旁如無人示不同調也承問舉止自得狂士之度也莫春三月春服旣成脫袍繭易袷衣也冠者童子五六七人隨意見在無揀擇也浴謂湔衣沐髮盥手致清潔除不祥也卽後世脩禊係非倮浴也沂魯城外水名風謂飮濯而風以乾之非納涼也舞雩城外禱雨處有壇墠

可羣集也雩言吁也巫人吁嗟舞以祈雨也詠歌也歸返也四子言志正莫春時著夾衣坐中有冠者旁有童子地近沂水舞雩隨意與偕無擇于境是謂安土無擇于時是謂樂天所以異乎三子之算記創造者也若曰世不用我我生行休何必懸想不可必得之事功其言近而意遠所對出于所問故夫子聞而深有慨于其東也方與二三子敘列生平而點獨不願乎外世莫宗予欲不爲點所爲何可得故恍然若啟予者而歎曰吾與點也與共也謂春風沂水童冠歌詠吾願與點同之非嘉予也夫子若獨嘉予點謂

三子何非發問初意矣爲國以禮即讓讓則成禮不
讓即無禮其言不讓至末皆夫子之言註疏得之反
覆不盡正是緼藉語朱註以唯求下爲問答索然矣
蓋不讓之非爲邦可不待問夫子平日教二三子莫
非爲邦者況今以知我問三子以知我對其非哂爲
邦而哂率爾會晳一言喻矣何至再三夫子重提求
赤言者一以見由之才優于二子二子所能者可謂
由不能乎一以見二子才雖不及由而器度謙讓是
由所少也蓋士君子立志固貴遠大而容貌辭氣溫
恭尤爲養德之本志不能帥氣而徑情躁妄非致遠

之器也是以記者於由記其率爾夫子哂之於求赤述其謙讓之辭於點記其雍容之度皆以明志氣當交養不徒言志而已禮讓兩字讀者宜深味夫子與點之意卽是哂由之意也

朱子云曾點胸次悠然有上下同流萬物各得其所之妙未遂及此纔着意卽非眞際若眞際者默識忘言無意必固我安見功名事業之非春風沂水也師友羣居謫確亦復何礙舜禹有天下仲尼曲肱枕正自平等用行舍藏所以獨與顏子顏子雖從末由曾點秖見得意思以氣魄迎合猶是意必固我也虛見

非眞但可謂狂耳凡聖人教人先行後言未能而先言者惟志志皆其可能而必行者子路才優言大而非誇冉有雖謙讓要其藝亦止此禮樂俟君子所以悦子之道終于自盡有富國之才而不文以禮樂故用之不正而以聚斂皆可以驗其言之非虛也赤也束帶立朝亦小相之實若使今人言志雖所不能亦誕言矣

春秋穀梁傳曰五穀不升爲大饑一穀不升謂嗛二穀不升謂饑三穀不升謂饉爾雅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果不熟曰荒仍饑曰薦○哂字本作弞笑

壞顏曰弞通作矧禮記云笑不至矧註云齒本也大
笑則見矧又通作听音引相如賦听然而笑古字通
用多類此○冉子因子路以千乘之國見哂故自任
爲邦六七十五六十里則千乘爲百里可知孟子王
制所云大國百里次國七十里小國五十里無疑矣
周禮之說不足信○周禮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春
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衆
見曰同六者皆諸侯見天子之名鄭玄謂四方六服
每方各分四時輪至朝覲會同禮儀各殊皆以意鑿
說凡周禮名法多後人補撰非盡周公之舊也春秋

諸侯强弱相役霸者以盟會脅友邦夫子作春秋紀亂而後儒以諸侯朝霸主皆爲古禮紕繆尤可笑也○古者禮衣裳通謂端又謂朝服吉事尚玄謂玄端凶事尚素謂素端玄色黑而微赤深黑曰緇朝服之緇衣亦卽玄端也其裳或玄或素或纁或黄或雜鄭康成云衣長二尺二寸袖廣亦二尺二寸形方故曰端然裳用正幅爲帷獨非端與又云玄衣素裳諸侯之朝服卽天子之燕服又云天子諸侯玄衣朱裳上士玄衣玄裳中士玄衣黄裳下士玄衣雜裳皆無据○章甫殷冠郊特牲曰章甫殷道也夏曰毋追周曰

委貌制與弁冕異記云大夫冕而祭于公弁而祭于己士弁而祭于公冠而祭于己然則大夫士無有冠而助祭于公者矣此云章甫爲小相是記言又不足据也○古俗莫春三月上巳之日臨流解衣澣濯以除不祥曰禊漢魏以後定於三月三日爲脩禊之辰盥手濯衣示清潔耳非倮浴也○沂水非一其最大者出沂水縣之艾山此沂出尼丘山西北東流經魯城雩門外入于泗雩門魯南門也今曲阜縣魯故城南有舞雩臺蓋旣浴而遂風其地就其近言之尼丘山在魯城東即顔母所祈而生孔子者○禱雨祭曰

雩春秋傳龍見而雩周禮女巫旱則舞雩杜預云雩言遠也遠爲百穀祈膏雨也鄭玄云雩吁也女巫吁嗟舞也因名其處爲舞雩有壇墠樹木可以休息

曾晳名點一作蒧曾參父也子路冉有公西華俱見上篇

論語詳解卷十一終